自此之後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

5M 鍾嘉怡

再次打開社交媒體，中學同伴的生活又一次映入眼簾之中，藍光熒幕照映著我的臉，那些啟程之路，鵬程萬里皆不屬於我。文憑試成績公佈那日好似依舊在我面前，耳邊響起的是金榜題名的中學時代同伴們雀躍的歡呼聲，他們的笑靨、興奮的言談，被牢牢鎖入我的記憶中。他們開啟全新的歷程——進入中文大學、香港大學……而僅有我名落孫山，前路茫茫，入讀一所並不入流的大學，默默無聞。當昔日的光輝不再，再多的勸解，源自中學時代同伴的安慰，仍無法緩解我已經沉墜着的、跌入谷底的心。這樣重複著、鬱鬱寡歡的日子已不知不覺維持了一年之久，也漸漸成為我的心結，我的時間及心情好像被定格在那一天，止步不前。

一通電話打破了我的鬱悶不息的日子，原來是一心致電來提醒我一個星期前已相約好的爬山日期，距離相約的時間還差三十五分鐘，於是我匆匆地收拾好個人物品，無意間看見我蠟黃的臉，眼睛也疲勞不堪的模樣，我不由心中叫苦，自那次文憑試放榜後，我的面容似乎都是如此。

當我到達山腳，一心便興奮地跑來抱著我：「這次的登山之旅有點吃力啊！不過山上的風景非常美麗，所以我才約你來呢！」 一心是我從這所大學認識的朋友，一邊說著，她便一邊挽著我的手臂向山上走去。一開始，這次的爬山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，石階低矮，因而可以沿著石階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，輕鬆無比。「這也沒有很困難吧。」我笑著對一心說，「很簡單啊，不在話下。」一心也笑著看著我，沒有再多說話。可是逐漸的，當我們快到達山腰時，一切變得吃力起來，平穩的石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陡峭的坡，數不清的碎石。我從剛開始的滴汗未流，到現在的大汗淋漓，但我們的路程的三分之一也沒有完成。一心也有些體力不支，依然歡天喜地的模樣：「怎麼樣？很困難吧！你剛剛還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呢！」

我們繼續前進，路途更加艱辛困難，我幾度企圖放棄，是一心拉住我，她說：「既然已經開始，又何必回頭呢，不如一鼓作氣，將這件事進行到底！」我們經過了許多的分叉口，路上本鋪滿平滑的石路消失了，我和一心也由原來的並肩而行改為一前一後地前進，碎石比在山腰時更多，也更大塊，幾乎讓我摔倒，幸好是一心從後面扶住了我。這條黃土路也不是全然平整的，有時甚至會凸起一部分的岩石，需要小心翼翼前進，亦有許多在路上伸出的植物枝節在上或是在下，一不留神就會被絆倒。一切似乎守得雲開見月明，我們終於要到山頂時，卻發覺那幾條分叉路把我們擾亂了，我們走錯了路，一切的努力付諸東流。我快要崩潰，四肢酸軟，衣服也被汗液浸得濕滑黏膩，貼住我的脊背。一心卻仍舊是那副歡天喜地的模樣，與她爬山前的歡喜心情無異。她拍拍我的肩膀，環視了一圈景色，依然笑著，與我大起大落的心情全然不同。她雲淡風輕地說：「沒關係啊，只是走錯了路而已，小事情啦！我們再走回山頂不就好嗎？我們下一次就不會走錯了，而且這個地方比較偏僻，我猜沒有什麼人來過，下一次再來爬山，還可以告訴別人我們「走」出了屬於我們的秘境呢！」這句話仿若一道驚雷，一語道破夢中人，一心轉身開始往回走，還在對我招著手。

我們重新理清了那幾道錯綜複雜的分叉口，然後再次回到原來的位置，一步一步走上那些看似艱辛，卻有一心與我相伴的道路。當我們到達山頂時，體力已經完全透支，我和一心坐在山頂的一塊岩石上，眺望遠處，高山巍峨雄偉，海景一望無際，金光耀目。突然一陣清風拂過我的鬢角，理去了我過去沉重的思緒，當我和一心通過艱難的歷程到達「山頂」，卻發現原來我所執著的「終點」也似乎並沒有那麼重要了。一心瞇起眼睛，觀望著遠處起伏的山巒：「好開心啊！」「你在開心什麼？」「開心的是我第一次來就走出了一條和你獨一無二的路！」她放肆的笑著，那笑聲也感染了我，我也和她一起笑了。

原來，一切可以這麼簡單。我與一心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她卻能夠保持樂觀，豁達的態度，依然愉快地前進。我和她同在這一所不入主流的大學，她能夠以堅毅之心去接納、去應對，而我卻只在羨慕能入讀主流大學的中學同伴們，說自己不入主流、爭勝好強，自怨自艾。萬物各具本色，而這條路亦是我一步步，一足印走出來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標，每個人亦是獨行俠，而我有一心這個知心好友的相伴，就已經足夠。我吹著山頂的清風，感到我的時間再次流動，我被定格的時間，又開始前進。

自此之後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。